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漢三合明珠寶劍全傳
第十四回 逃災難誤投賊旅 貪財寶逼賣煙花

詩曰：

未遇英雄被犬欺，得失榮枯自有期。

時來風送滕王閣，運去雷轟薦福碑。

且講馬王爺及張李二將軍，奉旨遍尋駙馬蹤跡，不表。

又表柳絮逃出，一路改名換姓。有日到湖廣襄陽城，離城六十里丹鳳山腳下。駙馬身背包裏，獨自而行。有一葉世雄，常以打劫為生。忽遇柳絮，欲持刀殺上。心內思想，暗地沉吟：「我亦不過取人財物，何苦殺人？倘然相敵，勝敗難分。不若用三寸舌頭，勾引歸家，今晚行事未遲。」面改笑容，向前一拱手，蜜語隨言，口稱：「足下恭喜了。」

柳絮一觀，見他面貌不是善人。但他以禮義為先，何必區區以貌取人，亦拱手下禮道：「壯士請了。」世雄回說：「請問足下，高姓大名？今欲何往？」柳絮回言：「弟是河南人氏，姓王名貴，要往前途探親。敢問壯士大名？」「不敢，某姓葉名世雄，乃本處人氏。見足下斯文一表，不敢忍口不言。你初到敝處，未知好歹。前有許多虎豹豺狼，一時遇著，恐誤性命。」

駙馬吃驚問道：「請問壯士，有客寓在那處否？」世雄冷笑：「此間來往人少，難得客旅。不嫌鄙巷淺室，請到草舍，屈駕一宵。明日起程，未知尊意如何？」柳絮道：「如此最好，但恐騷擾，過意不去。」世雄道：「人生何處不相逢，說甚攪擾二字。」即引到屋下。

駙馬現在鄉外，心中有些不安。開門進室，見兩邊槍刀器械，竟不象好人家居家。因思疑，有不樂之色。世雄開聲：「請問前途，可曾食一餐？」駙馬道：「前途用過。」世雄見駙馬面帶疑慮愁容，假安其心：「足下見弟屋內，有此兵刀，不用驚疑。愚蒙鄉老，讓某為做鄉勇。勿謂村愚見笑。」駙馬歡心坐下。

到晚賊回食膳，說道：「足下欠倍了，身當是役，夜夜亦要巡查地方。你在我牀打睡，倘有金銀路費，小心看守。把門關閉，待我明早到來，相送登程。」駙馬歡喜，送他出門。把門關好，鋪開包裹而睡。那賊三更時候，將門偷開。見駙馬睡熟，把包裹拿起開看，只有銀子二三十兩，又有綢衣數件。腹內思想：「見他身著貧難，衣銀內有綾羅之物隨身，莫不是多走出入不成？」

見他睡去，將身上一摸，全無金銀夾帶。心中一想：「意欲一刀殺了他，可惜性命；放他，他明日見銀兩被我所奪，焉肯罷手干休？」左右兩難，細看見他：「年紀又小，貌似潘安。若是女人，價值不少。」心生一計：「將他改扮女人，騙賣銀子或得一二百兩，豈不為美。」大喝一聲：「你還不醒起來？」駙馬驚醒：「請問大聲小叫何事？」被賊一掌打來：「天堂有路爾不走，地獄無門走進來。好把金銀送上，免死刀頭之鬼。」

駙馬見勢來不好，下禮道：「壯士饒命，明知身入羅網之局，願將路錢奉送。可惜雙親年老，生我一人，望你慈悲為是。」世雄說道：「你既念父母之恩，某又不殺你。依得某一件，放你回家。」柳絮說：「依那一件？」賊人道：「欲將你男扮女裝，賣去人家為婢。」駙馬一驚，下禮道：「大丈夫之志，豈肯扮作女人。有失祖宗體統。」

賊子一怒，將手一抖，揸住駙馬，押倒在地，用刀照頭斬來。駙馬用手一架，托住利刃，大叫：「饒命才好，願扮了。」賊笑道：「諒你不得不扮。」急時放手。打開衣箱，取出婦人衣物，逼扮女人。柳絮只得忍辱改扮。賊見大喜：「真真似是美貌佳人。還要認我為爾母舅，改汝名喚王貴花。某一叫就要一應，我得銀到手，去後任你敗露尋走。倘未交易，不許開口。誠恐累我不成，某有刀在手，決不容情。」駙馬含淚應允。

是日帶著柳絮出門。賊子心內躊躇：「未知帶往何處，賣與何人？意欲帶往城中，賣與大富貴人家作婢。受主必然十分小心查察，又要中保擔認。許多訪問，方肯交易。他是男扮女裝，如何停留得久？不若將他賣落河下煙花。我想這班娘子，膽大包天，不用訪問，登時交易，易於脫手。妙也，妙也！」駙馬行走，饑餓多時，面帶菜色，世雄亦知。出到村前，買些東西充饑，柳絮亦強食下。

已交未時，不覺到了河下。有班娘子在船頭戲謔，動人起欲。有個妓婦，叫做十娘。認得葉世雄，歡喜迎接，叫聲：「葉相公，許久未曾光臨，必有盛事。今日相逢，請進小船奉茶。」那賊假作傷心：「不可大聲，我有甥女在後。不幸家姐身亡，姐丈身故。家貧如洗，無銀安葬。告債無門，甥女出一點孝心，情願賣身葬母。因此帶到寶舟，看誰如意。將他賣了，以得銀兩歸家安葬。」

世雄便叫貴花進來，貴花隨後。娘子一見，稱羨：「真真美貌，若肯在此，富貴之家，包管不歇相顧。」各妓婦定睛觀看，扶肩相倚，言言語語。柳絮只得含羞垂首，默默無言，通紅滿面。任從葉世雄所為，不表。

欲知賣為娼婦，如何敗露？且看下回分解。